前漢紀

前漢紀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用無錫孫
氏小綠天藏明嘉靖本
影印原書板心高營造
尺六寸一分寬四寸五分

刻兩漢紀序

夫史以述王道辨人紀彰厥軌迹以昭法戒蓋聖人之耳目來世之龜鏡也苟是非善惡不足以示懲勸觀廢興則雖侈聞淫綴雕琢稱匠者無所取焉史官之設肇自軒后虞夏商周載在詩書王迹熄而人倫廢孔子乃遵周公之制立百王之法而作春秋春秋者事經之標的也慨夫惇史邈而行漓素文沒而言絕後有作者罕臻茲理故號良史之才者議論頗繆于聖人近通人之作者甄明或闕于前史又況情文不類出二家下者乎若乃漢侍中悅晉太守宏性靜詞華圖書掌七閣之祕學該才逸文章擅一時之宗

潁川托疾文若禮敬于微年牛渚高情謝尚晤譚于申旦憤操攬權明哲炳幾先之見當温厚遇不阿秉亮直之貞著申鑒則本仁義以獻替賦北征則遡尼父之風流抱結遐志洩而爲文故其書也要在達道義章法式篤名教之本發帝王之蘊如論災沴則本疇之休咎陳天人之際也如論夷狄則本謨之即叙嚴夏夷之防也六臣三諫惋遇主之難也三遊四獘悼養士之失也典經儒家斯文教化之任也井田封建中正協和之思也忠邪著消長之幾王覇析德刑之辨禮究承天立政之端樂契穆倫導俗之本作營玩好迪鏤彤貴異之懲内嬖外戚述倖佞亢寵之戒

此鈔本荀紀未識与予所見有異同否

言多準經議不悖聖其于作者亦云庶幾矣且書有二體曰書曰紀書之體創自馬遷紀之體沿於左氏閎衍周贍區分條燦一家之言固不可少而平易質直綜括簡要辭約而事詳則紀爲得焉故杜預有曰記事者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兩漢紀者則左氏體也品擬其文並爲嘉藻荀則典麗婉通緬嗣西京之絕響袁則渾深爾雅一湔江左之靡風誠藝林之珉玉史家之圖籥矣但其刊布弗廣遂致湮晦昔大復何舍人得荀氏書抄本于徐太宰家刻于高陵涇野呂公序之曰予曩在史館數問荀氏書弗獲見而恨校讐之無副若袁氏書則

若徐本呂序刻于江陵者近始見之癸酉記

宋刻本袁宏後漢紀在雲間朱氏有換妄事見明詩綜小傳 癸酉記

此本既從朱氏本翻刻則宋本也何脫落錯誤若此耶

尤所希覯者也宋紹興間汝陰王銍謂比班范史缺裂不傳矣況今日哉支硎楊公嘗造先子五嶽山人語及荀袁之書亟爲歎賞云往時曾于雲間朱氏覽宋刻本眞天府閟笈也惜未祈借爲可悵懊乃今不可復覩矣後不逾月有持一編售者則朱氏本也先子傾囊購焉將序刻未暇而先子已矣噫神物有歸幸獲張華之劒奇姿未耀敢私桓氏之珠輒復梓行以永流播愴焉述事聊承堂構之心率爾蕪辭豈盡作者之意可慨也已嗚呼蓍策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然譽或倖得毀有外來心迹之間沉隱莫察微瑕掩瑜尺朱蓋紫自古然矣悲夫悲夫此仲豫所以有未克之談而彥伯所以有悢然之歎者也

嘉靖歲戊申夏四月朔日士雅山人吳黃姬水譔

漢紀目錄 并序　　荀氏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舊鈔本無此四字及漢祕書以下八字凡漢紀云云徑接於目錄後

舊鈔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不等

前漢紀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

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
夏雪三冬無氷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
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
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鎭萬國外命亢輔征討不庭
内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
給事中祕書監荀悦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
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悦干是約集舊書撮序表
志揔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
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
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
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

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爲三十卷數
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
其旨云爾會悦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
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
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
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
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
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
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
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

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
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
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
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
矣

舊鈔本高祖第一標題荀悅作荀氏高祖第一云云連上序文寫另起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
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
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
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
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
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
邺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
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摠爲帝紀
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盲少所缺

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
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爲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爲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幷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

漢書注引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

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爲范氏別處秦者爲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曾爲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爲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爲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劒斬之遂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閭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爲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之怨下

謀叛陳勝以繒爲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賣之
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構
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
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爲都尉攻掠城邑
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
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
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
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
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
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
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爲
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
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
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
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
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爲沛
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消從夏侯嬰樊噲爲
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廐騶勃以
織簿爲產噲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
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
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

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讐於吳梁好
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
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
裨將徇下邳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
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
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
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
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
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
信君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

君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
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
迎范陽令使馳驚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
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迎徐公燕
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
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己爲將軍陳王徙其家杜
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
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
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
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

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曰毋在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閒行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願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賈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厮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爲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爲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

今傭耕何富貴也勝曰鴈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
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
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
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正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
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
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爲趙王沛公將
見景駒過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
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讐強秦秦始皇東游
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于圮上有一
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甚怪愕

爲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
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爲王者師後十三
年見我于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
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
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
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
爲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
嬰遂以兵屬梁縣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
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徒驪山

史記索隱引玄范增阜陵人

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爲人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國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畧韓地章邯追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

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僞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王巳爲相榮從弟橫爲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爲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

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
卒惰者敗今年卒少惰矣秦兵日盛臣爲君畏之梁不
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
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
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爲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
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爲
次將范增爲下將遣沛公別西入關于是灌嬰以中
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

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
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
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
矣故不如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
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
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飢民貧卒食半
菽軍無見粮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與食并擊秦乃
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
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
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帳中斬
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
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爲大將軍十有二月項
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粮至則圍王
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絶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
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
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
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
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爲諸侯上
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
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
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柱矢西流如火流星蚰
行若有首尾廣長加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
也柱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凡柱矢之行以亂平亂
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
書曰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畧地不
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
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
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
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

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又
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
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
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黶
陳釋召餘餘遣黶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
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
以肉餧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爲餘殺黶釋餘怒曰不
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
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爲刎頸交俱隱身爲
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

酈食其爲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
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
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
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
之臣爲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
取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爲將軍時
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
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
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
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

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爲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爲雍王置軍中長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乙丑除夕校增訂七十三字 前後標題不計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漢祖十月至霸上改以十月爲歲首也）荀悦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

締交相與爲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
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
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百粤之地
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
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
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
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
間將數萬之衆轉鬬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
下雲合響應贏粮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
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爲家
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宮
宝婦女珍寶犬馬之餘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
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
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

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項伯素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劒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劒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巵酒豚肩既飲酒拔劒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之意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說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司馬忻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黥布爲九江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爲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爲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爲鄡君別將枚銷功多封鄡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爲建成侯樊噲爲臨武侯張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吕公爲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爲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

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鑕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以爲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爲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

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嗔嗚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恢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疎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忻翳等三人得脫秦人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一無所取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怨項羽不肯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爲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立約束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忻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東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西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

破常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爲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爲國相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爲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爲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擊虜老弱齊復叛楚

降漢漢王立杜穆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爲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劒死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

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橫爲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爲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晨襲漢軍於濉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濉水濉水爲之不流漢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爲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

王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
謂群臣曰誰能爲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必
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
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大王
所欲聞非耶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
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
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
王臣事楚者以爲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爲先鋒乃發
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
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
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
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
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皐滎陽下獨深溝高
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
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
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
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
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
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

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爲大將軍乃喜遂進兵

偽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虜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鬬退則

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
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
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
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闚之知其不用廣武
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
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信戒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
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爲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
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不勝僞棄
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
千旗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
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趙衆
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之既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
此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
而戰故置之死地既人人自爲戰即與生地皆走尚
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
生得廣武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
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爲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

威振諸侯名聞海内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爲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爲趙王以拊循趙衆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爲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爲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革爲軒倒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墊示天下不復輸

積令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擾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日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

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侯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

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皐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爲將軍封萬戶侯能爲我盡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皐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爲王坐本志以爲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鄭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綰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皐鄭食其說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皐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搔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保也齊王以爲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乙丑除夕校增改五十九字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荀悦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東山蜀大司馬曹咎長史忻

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曹咎長史忻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皐羽下梁十餘城聞曹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爲高俎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殺太公項伯曰夫爲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約入咸陽無暴勑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寶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已地其罪八也殺義帝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爲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疾甚入成皐中尉周昌爲

御史大夫田橫請救于楚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閒勢無所得食無可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爲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立爲齊王戰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太半不得

敗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爲假王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曹參爲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間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之間迫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銳氣挫于險塞粮用盡于內藏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爲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爲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詧燕定齊南擁楚人之兵數十萬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厮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爲巫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算賦令軍士死者吏爲衣衾棺斂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

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侯公爲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

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嚮山爲員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將楊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

騎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爲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吾亦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故以魯爲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爲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以爲非已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公小人也爲惠不終賜錢百萬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爲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爲正從火德色尚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鄙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

諸爲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爲人奴婢者免其庶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妬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何

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益辦耳上曰何爲爲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爲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並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愧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

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立爲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塚傍皆自刎而從之上聞大驚以橫客爲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周氏漢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而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即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五子胥所以鞭荊王之墓也夏侯嬰爲言之上乃赦布拜爲郎中後爲中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爲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賓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策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爲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曝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陛下爲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群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滻池背河向洛其固不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爲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爲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爲代王丞相張倉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倉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

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令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曰奈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僞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黜信爲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爲荊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伯曰伯早卒追號爲武哀侯封子信爲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厭食之陽爲羹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爲刮羹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爲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楚爲楚王長庶子肥爲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爲齊相國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爲鄸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參爲平陽侯張良爲留侯陳平爲戶牖侯後徙爲曲逆侯周勃爲絳侯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武成侯食

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夏侯嬰爲汝陰侯灌嬰爲頻陽侯周昌爲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群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讐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爲之奈何良曰急封雍齒上最所憎惡群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封雍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趣有司定功行封乃封平陵侯爲定國侯陵始爲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爲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爲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布與父弟丁公爲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

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
徇軍曰自今以後爲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
最高羣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
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論議而
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
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
何發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羣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
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衆跳身遁者
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
萬之衆會上乏絕者數矣楚漢相距滎陽數年軍無

見粮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
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於是今何爲第一帶劒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廼得明
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
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
置酒衆辱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
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于
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爲護
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論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爲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覘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沮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秘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

月暈圍于鼎參畢七重本志以爲鼎畢之間爲天街
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鼎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
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
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
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
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令後世有以
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臣爭功醉呼或
拔劒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
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
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
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

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中夏四月行
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
于因之爲女壻有子則爲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
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爲公
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丙寅元日校增改二十六字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荀悅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爲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爲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請殺之王囓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謂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爲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

穀絺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爲宣平侯

荀悅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大義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召見之漢朝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爲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荊王楚王齊王長沙

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還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必

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爲豨所刼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恒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乃詳許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爲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

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爲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謀立皇子恢爲梁王皇子友爲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爲王佗者秦時爲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

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爲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他乃蹷然起坐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嶇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

成敗之國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
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
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
布何故反對曰徃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
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
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
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
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
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
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
公爲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爲三欲以
相救爲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
分軍爲三布散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
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銍布
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
布曰我欲爲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
之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
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
貰貣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上還過沛悉召故
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
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
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
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廬社皆如
舊制也周勃定代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
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
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
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爲吳
王濞者郃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
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
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
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強賤買民
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
爲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稾爲禽
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爲人請吾苑乃詔
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爲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爲秦始皇帝置守塚三十家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爲燕王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繼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群臣群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嗟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用

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呂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保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絕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干今與天下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

甲辰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贊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于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

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丙寅元旦校增改六十三字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諱盈高帝子在位七年字曰滿 荀悦

諱盈之字曰滿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爵比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爵比太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七百石比左庶長使視大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

百石消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
人子視有秩斗食閒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
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
吏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
叔孫通爲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
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
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
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禮
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

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歌毋
終也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猶古饗
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
謚曰隱王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舂
且歌曰子爲王兮母爲虜終日常舂兮與死同伍相
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邪召
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者三反王不行
呂后乃召周昌周昌至復使召趙王上知太后怒自
迎王於霸上夾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
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廁室中名曰人豕召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不堪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太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爲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卮酒王怪之因僞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湯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文終侯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園屋且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奚已齊丞相曹參爲相國初參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

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在劫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蒯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爲上客而齊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矣使者果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齊相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爲相國遵何之政擇郡國吏謹厚者即除爲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上怪而問參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時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繇爲東甌王初繇與諸粵俱佐諸侯伐秦繇功未錄故立爲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尉佗稱臣奉貢獻石[于]縣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配帝

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宣陽一頃本志以爲血者洪範所謂赤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之三月未央宮永室災丙子織室災本志以爲永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後嗣果絕其于洪範爲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者天人之變大法本于五行通于五事善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水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

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鵕
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青祥惟金
沴木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陽若厥福康寧言
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虫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
白祥惟火沴金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
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
則有羸虫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
眚赤祥惟水沴火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
厥福富聰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
黑祥惟土沴水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
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
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
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
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
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燠也春正月癸亥京師六
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
月上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常獻果今櫻桃始熟
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爲待

詔陳勝等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
曰今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眞
狗盜鼠竊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爲博士
出曰幾不免虎口乃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召
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召二人不肯行曰公爲人
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
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通曰子眞鄙儒不知時
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
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
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

禮則暴慢及之爲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
天地陰陽之氣有善惡喜怒哀樂之情人稟性而
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
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
有男女之情有妒忌之心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
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
之禮有尊崇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
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
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
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

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留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譙依之音作而民憂思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邪氣得襲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亮目聲音足以動耳詩謌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通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于萬物化天地順而嘉應禪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斷棄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遂陵遲而不變於是桑

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之人因而飾之以煽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賜民爵戶一級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武陽侯樊噲薨謚曰武侯嗣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嗣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幷葬復置太尉官周勃爲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

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爲民師民名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皐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爲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

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名相國綠綬後爲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秘書受公卿奏事舉掌劾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太常掌郊廟祭祀禮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爲大鴻臚宗正掌視親屬官治粟內史掌寶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更改爲大司農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巡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

爲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爲都尉武帝
更名爲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
丞一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爲周官司隸周官漢爲司
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外及掌四城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駙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
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駙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
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
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
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
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
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

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
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
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
騎都尉尚封令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
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
特綰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
並乘車輿給事中黃門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
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
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二十級一
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裊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
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

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
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
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通
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
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爲刺史郡守掌
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
縣萬戶以上爲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
戶爲長秩皆五百石皆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
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荀悅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
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
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爲所以爲民也不得專其
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
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爲置賢卿大
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摠其一統
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
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竭其力而無亂心
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
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
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
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
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

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矣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鬼侯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

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黃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

論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尊祿薄外而不克憂匱是鄙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

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爲所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強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爲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爲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奠于安陵

贊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傅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愛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流濫哉深可悲矣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右通直郎特添差充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丙寅元日校增改六十二字